

中国传统服饰材料英译研究

——以《红楼梦》杨氏译本和霍氏译本为例

谭倩琳

杭州师范大学，杭州

摘要 | 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提供了详尽细致的服饰描写，渗透了丰富的中国服饰传统文化因子。本文在绍兴文理学院《红楼梦》汉英平行语料库的基础上，同时提取英国汉学家霍克斯以及我国杨宪益、戴乃迭的一百二十回全译本中有关服饰材料名称的英文表达，构建了相关研究语料。由于服饰材料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笔者将服饰材料的构成词汇按照类目词、种属词和修饰词进行分类，总结出服饰材料名称的构成词汇之间具有独立存在、层级关系、并列关系和复合关系。结合文化背景知识，总结出杨氏和霍氏在翻译过程中共同遵循的翻译策略和原则。本文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红学研究关于服饰文化的翻译研究，对服饰材料的翻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 《红楼梦》；服饰文化；翻译研究；服饰材料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一、引言

曹雪芹出身于贵族世家，祖辈连任织造，创办了江宁织造府，为清代皇帝的行宫，控制着江南丝织业。据此，曹雪芹精通各种服饰品种、色彩、纹样、材料、出处等，其笔下的《红楼梦》可谓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服饰大观园”（沈炜艳，2011）。其中，服饰的描写离不开缎、绸、丝、绉、纱、皮等用料，多达30类品种。因此，本文旨在研究《红楼梦》中有关服饰材料的描写，一方面深入挖掘中国古代传统服饰材料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另一方面通过对比霍克斯以

及杨宪益、戴乃迭的翻译，在查阅大量的文献、书籍的前提下，分析哪个译本更能体现中国服饰文化。

由于《红楼梦》中对服饰材料的描写种类繁多，如“缎”就有“蟒缎”“绸缎”“洋缎”“妆缎”“倭缎”等就有多次重复性描述，鉴于服饰材料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持续性，独立于文本存在，名称与所指对象基本吻合，翻译时更注重科学准确性（钱纪芳，2013），因此，笔者将在本文中服饰材料名称的构成词汇进行提取，按照类目词、种属词和修饰词分门别类，

例如，在《红楼梦》第四十回中出现的“银红蝉翼纱”由表示颜色的修饰词“银红”、表示纹样的修饰词“蝉翼”和类目词“纱”共同组成。在此基础上，笔者依次对该三大类别开展上述

的翻译研究。

二、文献综述

在知网上检索主题词“红楼梦”和“翻译”，得到的文献总数为 2583 篇，发表年度趋势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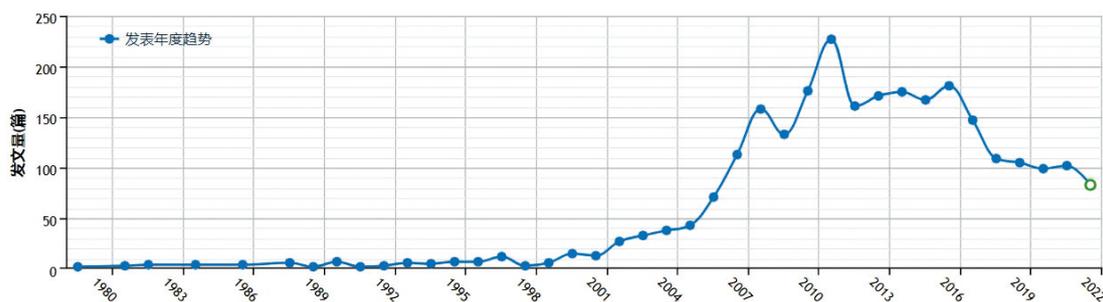


图 1 《红楼梦》翻译研究的发表年度趋势图

自 2001 年起，《红楼梦》的翻译研究成果数量大幅提升，并在 2010 年前后达到峰值，如今逐步实现平稳的趋势。这背后很大部分原因在于《红楼梦》作为一部中华文化的“百科全书”，内容包罗万象，无论是诗词、丧葬、饮食、服饰、建筑、宗教还是称谓语，都淋漓尽致地向读者展现了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1]。中华学术外译和国际对外传播早已成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途径之一（吴贇，2022），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红楼梦》的翻译研究当中。

其中，在服饰研究中，不同学者的研究成果各有特色。有的学者结合主要翻译理论进行研究，如张慧琴等人利用文化语境视角（张慧琴、徐珺，2013）和文化协调翻译原则（张慧琴、徐珺，2014），就《红楼梦》某一回合中王熙凤的服饰描写片段，探索服饰文化英译策略。钱纪芳就服饰材料、颜色和款式翻译之真，对《红楼梦》服饰指称词翻译进行研究（钱纪芳，2013）。也有学者就《红楼梦》服饰的细节描写展开研究，如张慧琴等人在代偿翻译策略的指导下，对《红楼梦》的特色文化词汇“荷包”及其同义词“香袋”和“香囊”的英译进行研究（张慧琴等，2013）。沈琳琳等人在《汉语成语大辞典》语料库的基础上，采用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对汉语中服饰四字词语的英译进行研究（沈琳琳、薛宸哲，2019）。

但是，关于《红楼梦》服饰材料的全面研究

仍然偏少。笔者仅能够从 1991 年印刷出版的由冯其庸和李希凡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冯其庸，1990）、2005 年出版的由孙逊主编的《红楼梦鉴赏词典》^[14]、沈炜艳撰写的《红楼梦服饰文化翻译研究》^[1]以及提出“和合翻译思想”的核心学者钱纪芳所撰写的《服饰文字语言的翻译探索：理论与实践》（钱纪芳，2013）中找到零星的参考资料。

因此，本研究拟从服饰材料基本词汇构成视角来全面探究《红楼梦》传统服饰文化的英译。

三、《红楼梦》服饰材料的翻译研究

（一）《红楼梦》服饰材料名称的提取

在绍兴文理学院《红楼梦》汉英平行语料库的基础上，笔者整理出英国汉学家霍克斯（Hawkes，1973—1986）一百二十回全译本以及我国杨宪益、戴乃迭（1978—1980）一百二十回全译本中有关服饰材料名称的英文表达，按照回合的出场顺序，做成双语对照的文本格式，共统计出 216 个词条。在前八十回中杨氏译本以“有正本”为底本，霍氏译本以“程乙本”为底本，后四十回均以“程乙本”为底本，由于底本不一致，部分译文会存在空缺的情况，笔者均标注为“无”，特此说明。

（二）《红楼梦》服饰材料名称的词汇构成

服饰材料名称主要由三类词汇构成，分别是类目词、种属词和修饰词（钱纪芳，2013）。类目词

与种属词是上下义关系,如,类目词“缎”下属的种属词有“锦缎、洋缎、绫缎、倭缎、羽缎、绸缎、官缎、羽缎、蟒缎”等,而修饰词则大多指的是颜色、纹样、产地、制作工艺等。譬如说,在《红楼梦》第三回中出现的“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是由表示纺织物的修饰词“缕金”、表示纹样的修饰词“百蝶穿花”、表示颜色的修饰词“大红”以及类目词“缎”下属的种属词“洋缎”共同组成。

在表1的基础上,笔者将《红楼梦》服饰材料的这三大构成成分提取出来。如表2所示,服饰材料的类目词大多与“绞丝旁”有关,如纱、缎、绫、绸等,在《说文解字》中对“绞丝旁”的解释是:“糸,细丝也。象束丝之形。”通常与丝缕、绳索、纤维、布帛、纺织品有关。这些看起来相似度较高的词汇也为译者在翻译时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埋下伏笔。种属词中,出现了大量的外来纺织物,如雀金呢、洋呢、哗叽、倭缎等,这些服饰材料在清代时只有富贵人家才有机会穿戴,这也彰显了贾家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显赫,也从侧面反映了曹雪芹的见识广阔和出身背景。修饰词中,有大量的颜色描写,光是红色,就有多种表达方式,如大红、红、石榴红、水红、桃红、银红、绛等,这也解释了为何《红楼梦》被世人称为一本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

笔者在钱纪芳提出的概念基础上(钱纪芳,2013),结合表1和表2中服饰材料名称的表达规律,将其归纳为四种类型,分别是独立存在、层级关系、并列关系和复合关系。

独立存在指的是类目词或种属词单独出现的情况,如缎子“brocade/satin”、绸子“silk”、银鼠皮“snow-weasel fur”、麻(hemp)等。

层级关系指的是类目词和种属词组合出现的情况,如绫罗的译文“silk”和“silks and satins”展现了两个英语词汇之间的关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往往需要做出取舍。

并列关系指的是类目词或种属词重复出现的情况,如哆罗呢狐皮“(purple) velvet (gown) lined with fox-fur”由种属词哆罗呢“velvet”和狐皮“fox-fur”两两组合,在翻译时往往需要使用定语(包括定语从句),起修饰限定的作用。

复合关系指的是类目词或种属词与修饰词相互结合的情况,也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情况,如月白素绸“a pale grey plain silk(tunic)”由修饰词月白“grey”、素“pale”和类目词绸“silk”组合而成,在翻译时往往需根据英文修饰语的顺序以及各个词汇之间的关系进行翻译和调整。

四、《红楼梦》服饰材料词汇构成的翻译研究

在跨文化视域下,笔者依次按照类目词、种属词和修饰词的顺序,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词典、著作等,深入挖掘富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的服饰材料的含义,对比研究杨氏译本和霍氏译本,总结规律、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遵循的翻译策略和原则。

(一) 类目词

《红楼梦》中出现的服饰材料类目词有:麻、纱、缎、绫、绩、绸、貂、绒、罗、绡、毡、葛和棉。

表1 服饰材料类目词一览表

类目词	杨氏译本	霍氏译本
麻	hemp	hemp
纱	gauze; linen; gauze and silk	silk; gauze; material
缎	brocade; satin; silk	satin; silk damask; brocade; Palace taffetas; satin damask; material
绫	silk; satin; silk damask; silk gauze	damask; silk; silk damask; satin; silk gauze; a material; damask-silk
绩	silk	damask
绸	satin; silk; silk lined	silk; satin; crepe; pongee
貂	sable	sable
绒	velvet	woollen
罗	silk	silk
绡	silk	/
毡	woollen	felt
葛	coarse	reeks; reeking
棉	silk	silk

经对比发现,无论是杨氏译本还是霍氏译本,大部分都是根据服饰面料进行直译。如“麻”译作hemp,“貂”译作sable。原文和译文的字数相对一致,大部分都是由一个中文单词对应一个英文单词。

与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不同的是,英国汉学家霍克斯常常使用“material”来泛指服饰原料,如“纱”“缎”“绫”。笔者揣测,有可能是因为英

语表达中避免重复，霍克斯为了体现译文的多样性，所以使用 material 来代指上文提过的内容。此外，两者对个别类目词的英译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如“缎”“绒”“葛”“绸”“毡”等。

“缎”的译文有多种表达方式，这里尤其需要注意，霍克斯多次使用了“damask”。在维基百科中，“缎”是一种纺织品，外表光滑、质地柔软，反面无光。一般情况下，暗淡无光的一面是作为内衬、不外露的；而维基百科对“damask”的解释是可以“正反两用的（reversible）”，这似乎和“缎”的解释相违背，在此情况下，笔者认为译作 damask 缺乏严谨性和科学性。

杨戴夫妇将“毡”译作“wollen+ 名词”的形式，而霍克斯则译为“felt”或“camlet”。在百度百科中，毡的意思是加工羊毛或其他动物毛制成的快片状材料。在《现代英汉服装词汇》（王传铭，2001）中，felt 解释为“毛毡”，camlet 解释为“华丽毛织物（或毛丝混纺物）制的衣服”。可见，两者的表述都是准确无误的，但区别在于，杨氏译本更注重服饰材料来源于羊毛，而霍氏译本更偏向于表达材质本身。

（二）种属词

类目词“缎”下属的种属词有锦缎、洋缎、绫缎、倭缎、羽缎、绸缎、宫缎、羽缎、妆缎、蟒缎、闪缎、彩缎；“绉”的种属词有洋绉、线绉、羽线绉；“绫”的种属词有绸绫、纱绫；“纱”的种属词有羽纱、蝉翼纱、霞影纱、府纱、锦纱、棉纱；“绸”的种属词有宫绸、茧绸、杭绸、绉绸；“呢绒”的种属词有天鹅绒、姑绒、洋呢、哆罗呢、雀金呢、哔叽；“动物皮毛”的种属词有猢猻狻、鳧靛、银鼠、灰鼠、貂鼠、狐皮、貉皮、鹿皮、羊皮、一斗珠、海豹皮、獭子皮、猫皮、虎皮、狐狸皮、狐腋等。

经对比研究，笔者发现，霍氏译本和杨氏译本对于“动物皮毛”的种属词翻译大多采取直译的翻译策略，以“动物名称+skin/fur”的形式呈现，如鹿皮“plum-deer skin/deerskin”、狐皮“fox-fur/fox-skin”和羊皮“lambskin/astrakhan-skins”。对于同一类别的种属词，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不尽相同。因此，笔者重新对其进行梳理，总结出以下五种翻译策略：

1. 按字面意思直译

以“蝉翼纱”和“轻烟罗”为例，纱、罗以

材质轻薄柔软著称，早在西汉时期，马王堆一号墓中出土的素纱单衣重仅 49 克，轻柔明亮、薄如蝉翼。而新疆古墓出土的唐代白地绿花罗，轻如云雾缭绕、似香烟漂浮（孙逊，2017）。但是，杨氏译本则将其分别译作 cicada-wing gauze 和 rosy-cloud gauze，而霍氏译本分别译作 cicada wing gauze 和 afterglow。这种表述十分容易让读者误以为“蝉翼”和“轻烟”是在描述这两种服饰原料的形状或图案，很难联想到重量之轻。而霍氏译本对“轻罗烟”的翻译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afterglow 的意思是晚霞，即便是加了引号，也只会让读者联想到华丽的色彩。因此，字面意思的翻译虽然能够保留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色部分，却忽视了实际的含义。

“番粳丝”中的番与洋同义，指进口的丝线毛线混合织成。粳形容羊毛之细。杨氏译本是“woollen”，而霍氏译本是“exotic lamb's wool”，都将该词汇的含义表达出来。但是，相比之下，霍的译文所展现的含义更加完整，既表达了产地，又体现材质；而杨的译本略微逊色，只看出来这是跟羊毛有关联。

2. 按服饰面料翻译

“洋缎”在翻译的过程中容易受字面意思影响，将“洋”理解为“国外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汉语词典》中，洋缎是一种像缎子、表面光滑的棉织品，杨氏和霍氏译本分别“satin”和“silk damask”，与“缎”的英译是相同的。同样地，“闪缎”也并非字面意义上的“闪闪发光的缎子”，而是由于缎子的一面具有平滑光泽的效果，所以《红楼梦》中形象地将其称之为闪缎（李军均，2004），杨氏和霍氏分别译作“satin”或“brocade”。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韦氏大词典中，satin 凸显了丝织物一面的光滑柔顺，而 brocade 则重点描述丝织物表面上的图案，相较之下，杨氏译本更加能够反映服饰面料的特征。

“羽缎”与“羽纱”都是毛织物，不同的是，前者材质厚密，后者疏细。下面是两者译文的对比：

表 2 羽纱、羽缎的英译对比

服饰材料	杨氏译本	霍氏译本
羽纱	satin/silk	camlet/hombasine
羽缎	camlet/satin	camlet

可见, 两者的译本都能够将服饰材料的核心义“毛织物”译出来。但是, 两个词汇的译文交叉重叠, 没有明显地区别开来。笔者认为, 对于同一种材料, 前后文应当尽量保持一致, 结合两种材料的特征, 羽纱统一译作“camlet”, 羽缎统一译作“satin”会更准确。

3. 按实际含义意译

“哆罗呢”是一种阔幅的毛织呢料, 明末清初西欧国家传入我国, 属于外来织物^[15]。其中, 呢是外来词, 是法语“laine”的变形, 本义为羊毛。杨氏将其译作“velvet”, 霍氏有多种英译版本“plain woollen material/a good-quality foreign broadcloth/broadcloth”。霍氏的译本中 plain woollen material “纯羊毛材质”, 与呢的定义基本一致; 而 a good-quality foreign broadcloth “质量上乘的外来织物”也能够体现哆罗呢的本义。相较之下, 杨氏译本中 velvet “绒”本意是柔软细小的毛, 似乎脱离了原文的意思。

“蟒缎”是妆缎的一种, 因绣有龙蟒纹而得名。在明清时期, 未经过特赐不得擅自穿着蟒袍, 可见《红楼梦》中贾家地位的显赫。对于该词汇, 杨氏译作“satin with serpent designs”, 霍氏译作“dragonet figured satin”, 两者均能体现“蟒缎”表面纹绣的图案。但是, 对于“蟒”这个词, 杨氏使用了 serpent, 而霍氏使用了 dragon。在《葛传槩英语惯用法词典》中, serpent (蛇) 不及 snake 通俗, 通常指体型较大的; 而 dragon 的中文含义是“龙”, 在西方神话中看上去像是一只长着类似蝙蝠肉翼的蜥蜴, 与中国“龙”有本质上的区别。虽然在基督教文化里, dragon 与 serpent 可以相互代替, 均象征着撒旦, 但在中国古代, 蟒和龙虽然长得相似, 却有细微的差别。蟒有四趾, 而皇家之龙则有五趾。综上, 笔者认为, 杨氏的译本更加贴合实际, 能够与皇家穿着的龙袍区分开来, 避免产生歧义。

4. 缀合

结合产地。“氍毹”是藏族民族手工织造的一款毛织品, 原料是羊毛, 常见于藏族人民的日常穿着打扮, 杨氏和霍氏的译文分别是“Tibetan serge”和“Tibetan yak's serge”。但值得注意的是, 在霍氏译本中使用了“yak”这个词, yak 的意思是牦牛, 既然氍毹是羊毛织物, 那么霍克斯将其翻译成 yak

显然是理解有误。其次, 据《天工开物·倭缎》介绍, 倭缎本是日本织造, 故称倭缎, 后漳、泉海滨亦效其法仿造, 也称倭缎。杨氏和霍氏都不约而同地将其翻译为“Japanese satin/silk damask”。

结合颜色。在《红楼梦》中, 多将红色描述为强色、猩猩红, 因此“大红猩猩毡”跟动物无关, 而是跟色彩有关。毡是一种毛料。杨氏译本是“red woollen cape/red capes of wool/a scarlet woollen hood/a hooded scarlet woollen cape”, 霍氏译本是“scarlet felt rain-cape/red felt/a dark-red camlet ‘Princess’ hood/a dark-red camlet cloak”, 两者都将颜色修饰词“大红”“猩猩红”与类目词“毡”结合起来。

5. 使用外来词翻译

“天鹅绒”是一种毛织品, 表面均匀分布着短而密的绒毛, 给人一种独特的手感。杨戴夫妇和霍克斯都将其翻译为“velvet”, 这个词语来源于法语的“velours”。

(三) 修饰词

修饰词是指描述色彩(红, 绿, 紫, 黄, 玉色, 秋香色, 月白色, 藕合色, 荔色, 酱色, 灰, 黑, 弹墨等)、纹样(百蝶穿花, 洒花, 百花刻丝, 五彩刻丝, 起花八团, 掐牙, 掐金, 挖云, 斗纹等)、新旧程度(旧, 半旧, 半新, 簇新)、纺织物(雀金线, 缕金)、大小(核桃大的)、装饰物(排穗)、用途(上用的)、款式(半露)等词汇表达。

表3 部分修饰语的英译对比

修饰词	杨氏译本	霍氏译本
大红	red; crimson	dark red; red; crimson
翡翠	kingfisher-blue	turquoise-coloured
石青	turquoise; bluish-grey	slate-blue
旧	worn	old
半旧	no longer new; none too new; old; rather newer	somewhat worn-looking; old; seemed to be almost new
各色	coloured	various; in various colours
核桃大的	at the size of a walnut	walnut-sized
百蝶穿花	be embroidered with butterflies and flowers	with a pattern of flowers and butterflies
起花八团	with a raised pattern of flowers in eight bunches	with a raised pattern of eight large medallions
洒花	was patterned with flowers; flowered	embroidered with flowers; embroidered; patterned
上用的	Imperial; for official use	made for the Imperial Household; Imperial use

经观察发现, 对于修饰语的翻译, 译者一般直

接采用直译或意译的翻译策略，并且主要以三种方式呈现：一是一个单词单独出现；二是两个单词以连字符的方式组合在一起；三是由介词 with, of, for 或 in 等引导的介词词组。

以《红楼梦》第三回中出现的“百蝶穿花”为例，杨氏译本为“be embroidered with butterflies and flowers”，而霍氏译本则为“with a pattern of flowers and butterflies”，虽然两者均采用介词引导的介词词组的方式呈现，但是两者的译文各自特色，杨氏译本更偏向于展现制作的工艺，读者可以从中学会到手艺人凭借高超的技艺将上百只蝴蝶绣在了衣服表面；相对来说，霍氏译本的内涵没那么丰富，只是让读者了解到上面有蝴蝶的图案。综上，修饰词极大地丰富了实义词的描写，让一幅五彩斑斓的画面呈现在读者面前，具有重大的意义，也是目前《红楼梦》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五、结语

本文中，笔者在中国翻译学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和英国汉学家霍克斯对《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全译本中有关服饰材料的相关表达的语料库基础上，对鲜有学者关注的服饰材料领域开展翻译研究。研究表明，《红楼梦》中服饰材料由类目词、种属词和修饰词以不同的形式组合而成，分别是独立存在、层级关系、并列关系和复合关系。其中，类目词大多直接按照服饰面料进行翻译，个别类目词的翻译存在差异性；种属词则采取了按字面意思翻译、按服饰面料翻译、按实际含义意译、缀合和使用外来词翻译这五种翻译策略；修饰词则以单个单词、两个单词以破折号的方式组合和由介词 with、of、for 等引导的介词词组这三种形式呈现，采取的是直译或意译的翻译策略。在译文分析的过程中，笔者通过搜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书籍、网络资源等，对服饰材料所涉及的文化内涵进行对比分析，有助于增强文化意识、坚定文化自信，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然而不足的是，本文脱离了实际的语境，在翻译研究中尚未考虑到人物形象刻画等因素对服饰

材料描写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冯其庸, 李希凡. 红楼梦大辞典 [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0.
- [2] 刘佳, 周琦玥. 近十年《红楼梦》英译研究述评 [J]. 红楼梦学刊, 2021 (3).
- [3] 李军均. 红楼服饰 [M].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
- [4] 彭爱民. 《红楼梦》中龙文化及其英译评析 [J]. 红楼梦学刊, 2011 (5).
- [5] 亓子文. 语料库框架下《红楼梦》中“红”字的翻译策略分析: 以杨宪益和霍克斯英译本为例 [J]. 海外英语, 2020 (5).
- [6] 钱纪芳. 服装文字语言的翻译探索理论与实践 [M].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3.
- [7] 沈琳琳, 薛宸哲. 传统服饰文化中汉语四字词语的外译技巧 [J]. 丝绸, 2019 (7).
- [8] 沈炜艳. 《红楼梦》服饰文化翻译研究 [M]. 上海: 中西书局, 2011.
- [9] 孙逊, 孙菊园. 红楼梦鉴赏辞典文通版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7.
- [10] 吴赞.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与翻译学发展的未来向度 [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1).
- [11] 王传铭, 刘士弢. 现代英汉服装词汇 [M]. 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1.
- [12] 张慧琴, 徐珺. 文化语境视角下的《红楼梦》服饰文化汉英翻译探索 [J]. 山东外语教学, 2013 (5).
- [13] 张慧琴, 徐珺. 《红楼梦》服饰文化英译策略探索 [J]. 中国翻译, 2014 (2).
- [14] 张慧琴, 陆洁, 徐珺. 《红楼梦》中“荷包”文化协调英译探索 [J]. 外国语文, 2013 (2).
- [15] 赵璧. “玉”文化在《红楼梦》中的体现及其英译 [J]. 红楼梦学刊, 2012 (1).

A Study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Dress Materials

—Taking the Translation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by Yang and Huo for Example

Tan Qianli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Abstract: As an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cultur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written by Cao Xueqin describes Chinese traditional clothing in great detail. Based on the parallel corpus established by Shaoxing University and the English expressions of clothing description translated by Hawks and by Yang Xiangyi and Dai Naidian, the author studies the extracted materials. Given that the clothing materials are characterized by stability and continuity, the author classifies the words of clothing materials into three categories: genus words, species words, and modifiers, and identifies their relationships as independent, hierarchical, parallel and compounding. Incorporating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knowledge, 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principles commonly followed by Yang and Huo. The paper supplements the study of *Dream of Red Chambers* in terms of its clothing translation, and may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othing materials.

Key words: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Clothing culture; Translation; Clothing materials